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燕姻緣全傳
第二十八回 假冒名貪淫被殺 幸漏網奔走無門

詞曰：世事猶如春夢，人情薄似秋雲。不須計較苦勞心，乃事原來有命。幸遇三杯好酒，況逢一朵花新。片時歡笑且相親，明日陰晴未定。

這首閒詞且自按下。

單講祁中站在門外，手執鋒芒利刀，等候開門。守了一會，不見動靜，心下想道：「自然是賤婢將姦夫藏過，才來開門。」此刻鄧氏與黃子方只唬得魂飛楚岫，〔魄〕繞巫山。黃子方見事不好，勢頭緊急，連連哀告鄧氏：「快些放我出去！」鄧氏說：「我並〔不〕知你姓張姓李，又非〔親〕故，那個叫你來的？此刻我丈夫站在門首，你從那裡出去？縱然出去也難逃走！」罵了一聲：「喪心的賊！你來做甚？今番我有口難分，奴命休矣！」黃子方唬得口眼歪斜，遍身酥軟，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。忽然想起一句話，向鄧氏說：「有張寅曾在米桶裡躲過，如今只好照舊而行罷。」鄧氏無奈，只得依他。戰兢兢開了米桶門蓋，將黃子方藏下，依舊門蓋起米桶。鄧氏見勢不好，命李大娘起來開門，他卻躲避（游）在床兒背後。

李氏從廂房走出，忽然一陣怪風，只刮得：

沙灰蕩蕩波濤滾，連裂山崩神鬼驚。

李氏才走出房門，好像一雙毛手冰冷的往臉上一搽，淅噝噝一陣旋風，若有人影從對面走來，一陣血腥臭味，令人難聞難受。列位，你道這是什麼東西？原來卻是個殺神從風而至。李氏那裡知道？又聽得空中鬼叫老聲，李氏一個寒噤，退進房來：「哎呀，好怕人也！老天起了送老的風了！」慌慌將鄧氏送他的一件紅布襖兒套在身上，只覺得肉跳心驚，毫毛直豎。你道此是為何？只因李氏性命就在傾刻而亡，故有先兆。李氏聽得外面扣門甚急，點燈前來開門。祁中在門外聽開門響亮，暗罵道：賤婢來了！李氏將門開了，並不言著。也是他該應遭劫，又道：

閻君注定三更死，誰敢留人到五更！

此刻天上微微月色，一點亮光透出。李氏才將門開了半邊，祁中看見是個穿紅的婦人影子，大踏步闖將進來，手起刀落，一刀將婦人殺倒在地，嗚呼一命而亡。

可憐卻是無辜鬼，負屈含冤向九泉。

李氏屍首倒在一邊，祁中手執剛刀，惡恨恨趕進房來，氣衝衝罵道：「好賤婢，今日方雪我恨！那狗男女躲在那裡？」該應黃子方倒運，在米桶裡喊叫：「快、快些救命！」祁中聽得，那裡還忍耐得住？也不及開那米桶的門蓋，將刀一剝兩截；蓋子揭過一旁，探手進去，將黃子方在米桶裡一把抓，連巾兒帶頭髮提在手裡，捺在桶邊上就是一刀，屍腔亂滾，滿地鮮紅。這才是：

世事萬般皆有命，從來半點不由人。

黃子方白白將一條性命傾了，這也是偷香竊玉之報，可歎，可歎！

祁中殺了二人，將刀上血跡擦淨，仍然入鞘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姦夫淫婦都已殺了，方出我胸〔中〕之氣。」鄧氏在床背後連舌頭都唬短了，並不敢則聲。只聽祁中說：「我為了這賤人，使我傾家敗產。若是明日見了那些朋友，臉面何存？昔日在山東曾遇一位道長，代我看相，說我殺光滿面，必致行兇；況且我一身無後，叫我隨他修行，了卻今生。今日看來，此言不謬。此時不走，等待何時？」慌慌將櫃上鎖扭去，取出一條被單，鋪在地下，將細軟衣衫、釵環首飾打一個包袱，背在肩上出來，反手將門帶上，飄然而去。這才是：

休貪苦海紅塵事，且學修仙了道人。

此刻城門關閉，難以出城，自然借人家暫宿一宵，等待天明，奔至山東，訪道而去，以了終身，且自不表。

單言鄧氏見丈夫去了，從床背後走出來，只見黃子方頭在一處，屍在一處，箱籠俱空，滿地血跡，心中暗想道：「這人好比做飛蛾投火，好端端一條性命，送在此間，空有虛名，卻無實事。」思前想後，淚如雨下，罵道：「你這喪良心的賊子呀！誰叫你將我的言語告訴此人，到這裡來與我囉嗦呢？我說你是個多情君子，原來是個無義之徒！今知如此，悔恨當初。到此刻，你是遠走高飛，安然無恙。到了明日，地坊鄰居知道，一定報官，教奴怎免得出乖露醜？那時三拷六問，賊呀，你想我怎肯饒過了你！想李大娘與這人被你丈夫殺了，總因為你起見。就是他們死在九泉之下，亦未必放你！從古至今，那一個生壞事的沒有報應？也不過是來早來遲。奴放你逃走的那一番恩情，你卻忘了。到今日反教奴上天入地無路，進退兩難。」

含悲自恨，想起來傷心，直哭得淚如泉湧，一人在此數長道短，並無解救之人。想來想去，「諒奴這條性命難保。所喜者並未生下一男半女，無得牽掛。如若等待明朝拋頭露面，不如趁此尋個自盡，到是上策。」淚汪汪低頭叫聲：「小桃呀小桃，我此刻也顧不得你了。」走到櫃裡取了一條絲縑（縱），拿在手中，清滴滴眼淚流將下來，道：「絲縑（係縫），奴與你有何仇恨？不想奴命送在你身上！」看了一會，想了一回，哭了一場。可憐鄧氏那裡捨得就死？他又想道：「螻蟻尚且貪生，何況於人？總是奴當初錯了念頭，以至今日自己走上死路。可歎可歎！心下追悔前非，卻也萬萬不能了。」通前徹後，細細思來，並無一絲一毫生路，惟有一死，才得了然。鄧氏此刻是刀割柔腸，油煎肺腑，哭哭啼啼罵道：「張寅賊呀！此刻你在那裡安閒快樂？可知奴在垂危之際？誰能來救於我！也罷，千死萬死，總是一死，不如死了，到得乾淨。」言畢，將頭鑽入絲縑圈兒裡去。

正是薄命裙釵婦，化作南柯夢裡人。